

家门口的长城

郭安廷

春秋时代，楚国最早修筑了防御别国人侵的“楚方城”，由此揭开了中国修建长城的历史帷幕。秦统一后，秦始皇将原来秦、赵、燕等国的北部长城连接起来，第一次形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万余里的长城，“万里长城”名称由此产生。秦以后，汉、明两朝不同程度地对万里长城进行重修，历时长达2000多年。

按一般的想象，长城都应该在边境之地，其实不然，太行山上的长治也有古长城。

在古代，根据军事功能长城还分为外长城和内长城。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，在前朝的基础上先是修了东起山海关、西至嘉峪关的外长城。到了明朝中期，东蒙古鞑靼崛起后不断威胁边关，大举南犯，尤其到了明嘉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（1539—1541年），鞑靼频繁入侵，甚至深入到当时的平遥、潞州（今长治）等地杀人、抢掠，几度震动朝廷，告急京城。为防御鞑靼游牧骑兵绕出太行山东，威逼京师、中原，明朝不得已又修筑了内长城。明朝修筑的内长城北起河北紫荆关，依太行山山脊经平型关、娘子关、黄榆关，南至今山西长治市黎城县的东阳关。

黎城县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，南锁太行，北扼冀原，因其地理位置特别重要，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县城东20里，即是雄扼晋冀要冲的东阳关，西

周时晋国扶持的黎侯国就曾在这里立国建都。周定王十三年（前594年）秋天，晋国大将荀林父率军剿灭今潞城区境内的潞子国后，到稷山向正在观摩晋军演习的晋景公报捷，晋景公说：“黎人思其君久矣。”乃下令寻访到曾经被潞子国赶走的黎侯国后裔黎仲章，割五百家，筑城以居之。（清·乾隆）《潞安府志》（卷十一·纪事）载：“秋，晋侯治兵于稷，以略黎土，立黎侯而还。”此黎侯城就在今黎城县东阳关镇曲后村崖顶上，后魏太武初废，颓垣古址，阴郁明映，一直延续至清中期，为清代黎城八景之一“黎侯古郡”，今天被人们称为黎侯城。正因东阳关是战略要地，因此明朝将内长城南端的起点修在此处是必然的选择。

黎城明长城，民间俗称“边墙”，分布于城东十公里的东阳关一带，全长8000米左右。如今残留的这段古长城约6000米，墙体建于长宁村南侧和北侧的山脊上，依山南北而行，成为屏障河北平原的重要军事实施。现存墙体上有3座关门遗址、4座敌台，其中最完整的关门是在今309国道的东阳关城门，至今仍能看到部分墙体，以关门为中心，南北双向分延，长可达约20华里。这些残断隐没的墙体，采用就地取材的办法，以粗加工的青石为主体，内以乱石杂土填充。20世纪80年代，在长城脚下还出土了两门明代“牛腿火

炮”和原关门榜题的“中州外翰”匾额。整个墙体虽然非常有限，但仍可见当年雄关的风韵。

除了黎城县境内的明代内长城，在今长治市的南面还有一段更早的长城，这就是号称上党恒亘的先秦时期的长城。上党盆地的地理特征是东部为太行山脉，西部为太岳山脉，在太行山和太岳山之间的南部有一条连绵不断的山岭，即上党恒亘。（明）《潞安府志》载：“潞泽之交，恒亘一山，起丹朱岭，至马鞍壑，有古长城一道。”如今在长治市上党区境内的八谏山上，仍存在有上党恒亘长城的残留石片，其根脚清晰可辨，其石块不整、石质不一；壶关县境内的残留古长城东起树掌镇神郊、西至马鞍壑，其实这也是上党恒亘长城的最东面的一段，全长28公里，现存有石筑、土筑、土石混筑地段，最高处1.5米，最宽处2.5米。

关于上党恒亘长城的建筑年代，有周（时）筑和秦（时）筑两种说法，但更多的人倾向于秦筑。支持秦筑说法的理论根据是著名的长平之战，认为这里就是当年秦赵交战的遗址。周赧王五十三年（前262年），秦国攻打并占领了韩国野王（今河南沁阳），把韩国的上党郡与本土的联系完全截断，上党成为飞地。韩桓惠王十分惊恐，派朝内亲秦派的代表人物阳城君公子劲到秦国谢罪求和，并以献出上党郡的土地为条件以

求秦国息兵。上党郡守冯亭不愿降秦，同百姓谋划利用赵国力量采用“驱虎吞狼”之计抗击秦国，遂把上党的17座城池献给赵国。赵国接受上党，引起秦国不满，秦国决定出兵攻赵。周赧王五十五年（前260年）四月，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在今山西高平市西北爆发。秦赵交兵，赵军以逸待劳。据《史记·白起王翦列传》曰：“廉颇坚壁以待秦，秦数挑战，赵兵不出”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“壁”就应该指的是上党恒亘长城。但（明）周一梧《论白起营垒》又载：“潞泽之交，横惯一山，起丹朱岭至马鞍壑，有古长城一道，岁久倾颓，然遗迹尚存”；“吾观武安君（白起）之行营布置，而信其能城于顷刻也”。文中明确指出，作者相信这道长城是长平之战前夕，秦将白起为了战略防御在很短时间内修成的。无论如何，秦赵交兵后，秦国用反间计终使赵国派出赵括替代了老将廉颇。赵括一上任，盲目全面出击，秦将白起正面诈败后退，另派骑兵从侧面、背后对赵军进行分割包围于今丹河、小东河和上党恒亘长城之间的有限地区。赵军被围困46天，全军覆没，就连赵括本人也被射死，只给后世留下了一个“纸上谈兵”的笑话。长平之战以秦国获胜而告终，它是战国时期持续最久、规模最大的一次古代战役，也是秦、赵两国的战略决战，结果是加速了秦国的统一进程。

凤凰展翅续古韵

——上党区荫城镇琚寨村以文旅融合激活古村新活力

本报记者 马蕾

寨堡坚实之意而更名。尽管官方写作“琚寨”，当地人仍习惯读作“璩寨”。

走进琚寨村，一座座明清时期的大院星罗棋布，无声诉说着往日的辉煌。

贾家大院，原本大小共有13个院落，院中有院，门内有门。院中砖雕、木雕、石雕的各种装饰图案精美细腻，举目皆是。院落下有地道，是大户人家的防御设施。贾家祖上世代行医，“耕读医馨”的匾额，见证了贾氏家族悬壶济世的仁心仁术。“太精彩了，真是没白来。”专程从运城前来探访古建的游客刘东英指着墙上的砖雕说。

张家大院坐北朝南，在保存完好的清代影壁上，镶嵌的“福”字每一划起笔收尾呈十二生肖的头形，十分别致。福字边框装饰着竹节等花边图案，檐下雕刻着如意、花卉，精美绝伦。

在众多院落中，规模最宏大的当属琚家大院，占地8000余平方米。大院背靠高崖，面临深沟，东西有高墙阻隔，是一座典型的堡垒式建筑群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而琚寨村的古建院落群成为了镶嵌在黄土高原上的明珠。

村落中央的玉皇观是琚寨村引以为傲的古建筑，始建于宋金时期，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。整体建筑坐北朝南，依势而建分前后两进院落，无山门，布

局整齐、气势宏伟。

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玉皇观前的琉璃照壁。与其他九龙壁不同，这座照壁正面四龙、背面四龙，顶部正面一龙、背面一凤，合称“九龙一凤”，这一独特的设计，全国绝无仅有。

玉皇观的西厢房，因为一位文学巨匠的居住而平添了几分书香气息。赵树理——这位人民作家，曾多次在这里深入生活，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。《锻炼锻炼》《五里坡》等作品都是以琚寨的人和事为背景创作的。赵树理的到来，让这座千年道观绽放出不一样的瑰丽华彩。

厕所革命、污水改造、环境美化……近年来，琚寨村紧紧围绕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等发展理念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有序进行。不仅美了家园，也让乡村文旅发展更有底气。

2014年，琚寨村入选“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”，2016年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，2019年入选第七批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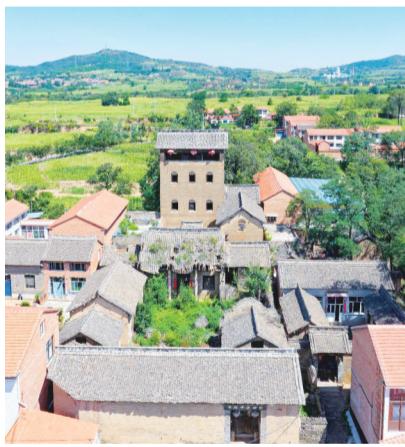
旅游的风，吹来了“乡村热”，也给琚寨村带来新发展。如今的琚寨村，一条条干净平坦的水泥路通向家家户户，公路两旁栽种的花草树木随风摇曳，古朴的四合院错落有致。78岁的许志勤老人义务做起了导游，为前来参观的游

客免费讲解。他感慨道：“没有搞旅游之前，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琚寨村。现在文化旅游火起来了，赵树理那个时代唱琚寨，现在仍然在唱琚寨。”

今年7月，琚寨村迎来一群特殊游客——北京交通大学来自塔吉克斯坦、俄罗斯、巴基斯坦等10国留学生。他们参观了古院落群，感叹于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，更惊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。

游客多了，村里的特色窑洞农家乐也办得有声有色。凤凰岭休闲山庄内，游客在吃饭休闲之余还能感受古窑魅力，闲置的旧窑重新焕发了生机。“盘活闲置资源，转化为稳就业、促发展、惠民生的‘源头活水’，让琚寨村的发展底色更暖、活力更足。”琚寨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杨伟兵说。

凤凰展翅，古村新姿。徜徉在琚寨村的街巷间，抚摸那些历经风雨的砖石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音。这座从凤凰村演变而来的古村落，不仅是上党区的文化名片，更是中华文化绵延千年的生动见证。每一位走进琚寨村的人，都能感受到从古至今的岁月流转与文明积淀，触摸到那一脉相承的文化血脉。琚寨村，正以崭新的姿态，向世人展示着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迷人风采。



古村风貌 本报记者 张国平 摄

“锵、锵……”汗水在火花飞溅间落在烧得通红的铁料上，再与铁屑一起飞溅起来，弥散在空气中。一大早，70岁的“贾字刀”传人贾忠平就开始赶制客人的订单，打铁声也唤醒了琚寨村的一天。

琚寨村坐落在上党区东南部佛爷山脚下，历史悠久、文化底蕴深厚，它不仅是一片乡土，更是一部沉甸甸的史书，以独特的文化魅力，吸引着无数探访者的目光与脚步。

琚寨村，古名凤凰村。相传，这片土地曾有凤凰来仪、百鸟翔集的瑞兆，故得此名。明代，因村里璩姓人家在江南做生意财势显赫，便以璩姓打头，取